

雉化蜃

蜃

時忍切

大蛤也蚌屬月令雀入大水爲蜃雀入淮爲蛤雉入海爲蜃又蛇化爲蜃似蛟無足史天官書海旁蜃氣似樓臺蜃與蜃同古人多以蜃爲器

鱸化蛟

宋寶祐丁巳夏邵武軍管下市中有開食店者因買魚得一白鱸始則甚小極愛惜之每日飼以餅之屬逐日長大遂放於十字街巨井中越一年忽一日井內有火燄兩條射出井外衆窺

之乃自白鱸兩目中來而其身已如巨木矣因此淫雨不止天氣昏黑白鱸自井騰空而去井水迸漲四郊洪水驟至棟宇俱沒有人避水於高樓者皆聞空中有人喝云滿也未如是者二其時罹水厄死者甚衆

蛇化蜃

蛇化爲蜃似蛟無足許遜遇一少年自稱慎郎許君曰此蛟蜃之精謂施太玉曰彼化黃牛我化黑牛以手巾掛膊別之俄於龍沙洲見黑牛奔赴黃牛而來太玉揮劍中左股因投入城西

井中自井徑歸潭州先是化爲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使賈至女至是真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遂變本形爲吏所殺

犬化龍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茶肆傭晨興見犬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豕化龜

符子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非大圃不居非人便不殮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如不勝其體燕相謂王曰奚不烹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曾津之伯燕相遊乎曾津有赤

龜奉璋以獻

雀化蛤

六帖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客有見雀浴于沙者良久而毛羽皆委于地曾不少動跡而視之則已化爲蛤矣

蝗化蝦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爲魚蝦

蟻化駒

蟻曰玄駒大戴記牛亨曰河內人見人騎馬數

十萬騎大如黍米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

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古今注

雞化鸚

西子母夢翠鷄五色自空下化爲鸚飛去生西

子翰府名談

鷹化鷺

孔帖中和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鷹化爲鷺而弗能游鷹以鷺而擊武臣象也鷺雖毛羽清潔而飛不能遠無搏擊之用充庖厨而已

蠹化蝶

陸龜蒙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然類
蝨蟻而青翳葉仰啣饑飢之速不相上下人或
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傑鶩一旦視之疑然
弗食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

鼠化鴛

月令田鼠化爲鴛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九 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

氣化門

肉化類

滌化黿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而
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
請其滌而藏之吉龍亡滌在櫝而藏之傳及殷
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於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化爲玄黿府之
童妾未旣亂而遭之孕當宣王時不夫而育懼

陸龜蒙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然類
蝨蟻而青翳葉仰啣饑飡之速不相上下人或
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傑鶩一旦視之疑然
弗食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

鼠化鴛

月令田鼠化爲鴛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九 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

氣化門

肉化類

滌化黿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而
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
請其滌而藏之吉龍亡滌在櫝而藏之傳及殷
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於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化爲玄黿府之
童妾未旣亂而遭之孕當宣王時不夫而育懼

而棄之時童諛曰饜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
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
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
于褒褒媼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棄女
子出於褒是爲褒姒

血化泥

周末殺萇弘於蜀血碧色入地化爲碧玉數里
內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髮生蟲

士有飲酒而必飲油者醫恠之鍼藥罔療一日
泥飲過度隱几而睡鼻中有物繞出復縮者再
須臾蟠于燈缸家人扶而避之以針刺蟲黎明
視之則有兩黑睛雙角脊有黑文長尺許乃知
爲誤食髮之所化蟲出而油不復飲食

肉化尸

王公直植桑百本以飼蠶利繭爲業時歲蠶老
葉貴公直舉箔瘞之以買葉錢入城市買猪首
以歸至關門守者見荷囊有殷血發視之乃人
首也執而核之莫有告詰之者公直曰是吾瘞
蠶之過也迹其瘞所驗之則蠶已化爲尸體與

所荷付矣遂償之

鱸化魚

吳王食鱸餘鱸棄水中化爲魚一名王餘魚

鱸化蝶

南孝廉善斫鱸其輕可飛忽化爲蝴蝶飛去

鱸化泥

鱸鱸取燒酒噴之移刻盡化爲泥蓋土性之物
易復性焉耳故食者宜知所忌

物化類

劍化龍

晉張華與豫章人雷煥登樓仰觀煥曰斗牛之
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
徹於天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告吾年
至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當效歟
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
爲宰密共尋之可乎因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
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
函光燄非常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其夕牛斗間氣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岩
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

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
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
墓樹爾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爲人服也華
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右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
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爲
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
斤致煥煥使以拭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
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
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
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
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珠化龍

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
行於洪後化爲龍

梭化龍

陶侃漁於雷澤得織梭掛壁後雷電化爲龍去
韓詩云古鼎跳水騰龍梭

杖化龍

後漢費長房旣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

壘雅屬要卷四十一
四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卽其形以爲溢也遂葬之長房隨翁深入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復使食糞中蟲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往則自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須臾歸自謂去家通經旬日已十餘年以杖投陂卽化龍也遂能治療衆病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爲衆

鬼所殺

葉化龍

史生遊華山有一紅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接置懷中坐頃覺懷中冷重探視之見葉粟粟若蠕動驚棄林中烟起葉上須臾風雷大至化爲龍而去

筆化羨

有生甚貧遇人遺虎毛紅管筆曰所須但呵筆卽得生歸告婦一日晚思兔頭羨連呵得數盤

杯化鶴

晉王敦將圖不軌詢諸敦璞璞曰公若起事必不久敦大怒曰我事不久卿壽幾何璞曰我命盡在今日午時死在緋衣人手敦曰我令青衣人戮汝既戮之青衣人乃裴姓敦方恚時許旌陽以酒杯擲于梁杯化爲鶻衆仰視鶻旌陽乃隱身矣

錢化蝶

杜陽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萬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

鳥化鳧

王喬爲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日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於是候鳧至以網張之但得一雙鳥乃詔尚方譎視則曰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械化楓

互見楓

黃帝殺蚩尤擲其械於朱山之上化爲楓林

廣

軒轅記

几化麋

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數十年登仙几
化爲白麕三足時出於山上神仙傳

卉化類

稻化螭

千寶云稻化螭麥化蝶凡卉物之生卽有微虫
蘊于內及其盛極反常時至氣化殊形暗變異
狀潛更各因所稟而然也

蔬化蝶

佃云嘗見園蔬其葉有爲蝶者三分二已蝶矣
其一尚葉

草化獸

續漢書靈帝時東郡陳留濟陰諸縣界有草生
其莖大如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
如其物毛羽頭目足翅皆全

樹化牛

千歲樹精化爲青羊萬歲樹精化爲青牛始皇
伐大樹有青牛躍出入水玄中記

杞化犬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於
溪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

犬烹而食之覺身輕飛於峯上續仙傳去家千里

勿食蘿摩枸杞言強盛陰道也草本以杞為糧以

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冬食根坡祀

苓化龜

松栢脂入地千歲化為伏苓嵩高山有大松樹
或百歲或千年其精變為青牛為伏龜採食其
實得長生

米化丹

麻姑至蔡經家經弟婦新產麻姑撒米於地皆
成丹砂所以祛穢也神仙傳

松化石

六帖回紇拔野古有川曰康于河斷松投之三
年輒化為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又謂之康于
石

梅化杏

梅南枝向煖北枝寒北人移植之則化為杏亦
猶橘北則為枳蓋其方輿之氣使然也

考工記

淮化為枳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
為枳

絮化萍

萍一作蘋大者曰蘋沉於水中一日水花又曰水白一夜生子世說楊花入水花爲萍薩天錫曰柳花到了作浮萍酒德頌云萬物擾擾焉若江漢之浮萍蓋謂漂泊水面而無根帶也

菜化蓮

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是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筆談

腐化類

草腐化螢

季夏之月腐草化爲螢仍以腐爲之食格物論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卽變而能飛然生陰濕地在大暑前後得大火之氣而化此卽照也一名丹鳥大戴禮丹鳥養羞其謂之羞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羞者進也古今注螢一名炤燐燐者火之微名一名丹良一名暉夜一名夜光一名霄燭一名熠耀又云熠耀非蟲名詩倉庚于飛熠耀其羽是已

菌腐化蜂

菌非一種以其所產之地不同也今以植而化動腐而化生其亦氣使然也

朽木化蟬

大者蠋蚡馬山者蟪蝻蟪蛄蠋范未脫殼名腹育杜西掘樹根三育附朽木剖視之腹尤實朽木也

麥濕化蛾

晉永嘉中梁州雨十旬麥化為飛蛾述異記

莧汁化鼈

鼈并列切俗作鼈一名神守爾雅三足者為鼈

傳曰鯀化為黃能易離為鼈注云以其剛在外也九肋者勝目吻腹下天字者不可食其甲以赤莧包置濕地即化生今有齧其肉而屑之者搗莧汁沃之經旬即化為鼈如細蠶然舉而投諸池謂之種鼈

壞裙化蝶

蝶說文作蝶從蟲走聲俗作蝶一名胥然其化也甲能療瘡有七尖九尖多者愈勝取其甲與其亦襲人之氣之所致歟

桑癘生蠹

地類彙要卷四十一
桑木名蠶所食葉者也歲久蠹生于內則瘡猶
人之患疽瘡也

瓜熟生蛆

邵子云衣到弊時生蟣虱瓜當熟後足蟲蛆氣
化所致理勢之必然也

醃酸生蚋

一名醃雞亂飛如蚊而小一名贅芮莊云芮與
蚋同醃酸而蚋聚贅芮生乎腐蠃卽黃甲小蟲
也孔子曰丘之於道其猶醃雞歟劉師道詩醃
雞甕裏天

卷第四十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一

神異門

靈異類

譔搜神記

晉干寶嘗病氣絕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撰搜
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神之董狐者矣本
作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一日有客詣瞻談名理有才
辨良久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聖賢共傳
君何言無耶僕便是鬼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地類彙要卷四十一
桑木名蠶所食葉者也歲久蠹生于內則瘡猶
人之患疽瘡也

瓜熟生蛆

邵子云衣到弊時生蟣虱瓜當熟後足蟲蛆氣
化所致理勢之必然也

醃酸生蚘

一名醃雞亂飛如蚊而小一名贅芮莊云芮與
蚘同醃酸而蚘聚贅芮生乎腐蠃卽黃甲小蟲
也孔子曰丘之於道其猶醃雞歟劉師道詩醃
雞甕裏天

卷第四十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一

神異門

靈異類

譔搜神記

晉干寶嘗病氣絕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撰搜
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神之董狐者矣本
作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一日有客詣瞻談名理有才
辨良久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聖賢共傳
君何言無耶僕便是鬼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著無佛論

運使張商英之初未探佛理也凝神構思立論云無佛夫人問夜久胡不寐荅云著無佛論夫人曰既云無佛何論之有公大有省後深造佛理更著護法論號無盡居士云

天女降浴

武帝時 天女降浴 水乳長一尺上恠問之 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 曰天星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

天女降婚

並見星化女七寶枕輜輶降生三類當互看

閻浮提王

翰苑名談寇萊公有妾舊桃侍南遷再移光州桃立曰妾前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託願葬杭州天竺寺公諾曰公去非久也曰何之桃曰公常爲地下王者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詢後騎云閻浮提王交政也果爲閻羅王

乘鹿司糾

甲姓黃要

古今詩話呂晦爲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不見公捐館朱明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游口占一篇末句云我今從帝爲司糾更有何人直栢臺

芙蓉城主

歐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言我今爲仙所王者芙蓉城欲其人與游不得忿然乘一青騾去如飛

芙蓉館主

括異記慶曆中有朝士晚赴朝見美人二十餘兩兩金馬面行丁度按轡於後朝士驚問有一人最後曰迎芙蓉館主而行丁果卒

爲修文郎

晉蘇韶旣死而甦弟節問地下事韶云顏淵卜商爲地下修文郎

文山爲神

郭元益廬陵人嘗從文山天祥游亦曾驅馳兵間元貞丙申居家抱病而死但心宵間微煖未

地雅屬要卷四十一
三
三子三
燼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
一金紫如王者狀坐於殿上某私問吏卒云殿
上官何人荅曰卽文丞相也某私喜曰與丞相
有舊必蒙周庇因上殿方一揖間文公曰朋友
間吾豈不能回護汝但數至此奈何汝可回去
區畫家事卽來郭如其言與家人敘別分付了
當方死

古心爲神

宋提刑疊山謝枋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
感上帝曾爲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

死爲一卒攝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
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
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至此
有何罪責馬曰吾爲泰山府君爲門下二寵枉
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
壽限儘多但母啗此間飲食少頃卽可回去古
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
先生生爲宰相沒爲閻王可謂盛事古心感額
謂曰沒爲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
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

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
曰既辱厚意請往隆興府托西山道院徐道人
爲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
出林甦經道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
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爲建
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
以爲酒食之資林侯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
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
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爲越三日夢二
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
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
善及幽明信非區區之學仙之流也

雷轟福碑

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饑寒時盛稱歐
陽率更字薦福寺碑直千金范爲打千本紙墨
已具一夕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
人騎鶴上揚州

墨客揮犀

雷擊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旦爲雷
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

問山人謂山人不自知

雷破倚柱

夏侯玄倚柱讀書暴雷霹靂破所倚柱玄色無變

雷雨墜巾

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虵村飲其水故壽一日雷雨經其處有老人宅中獲遺巾非帛非革製若直縫縫者有二結帶知其神物不敢藏於家置諸村社廟中三日雷殿復取去

阿香推車

續搜神記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舍見一女子出門周曰日暮求寄宿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曰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

梨岳降雨

史宇之以大觀文殿學士判建寧府值天時亢旱郡有神靈於梨岳一日禱於祠曰神爲血食此土之神某奉君命守土之臣斯郡久旱苗稼將枯神不降雨我心遑安今灑酒二神飲其一

地雅廣要卷四十一
其飲其一若神降甘澍保奏朝廷厚其封贈其
或不雨毀像焚廟史公舉盃一飲而神前盃酒
已竭矣甫出門陰雲四合雨卽霽霈與萍俱下
水已帶土氣雨止西河之水已竭乃知神運河
之水以爲雨也

誌公擲錫

誌公見舒州潛山奇絕將謀建刹時白鶴道人
亦謀之請於梁武帝帝令各以物誌其地者得
之已時鶴先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聲遂卓
於麓鶴乃次之道人不懌而不可改

羅什食針

晉鳩摩羅什姚興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諸僧
效之羅什曰能食此針者可蓄室因舉七進針
僧乃止

史

呂翁踐錢

宋景定間邵武軍衙前殷氏香紙店常供雲水
道人每以當三銅錢施之未常少倦一日有道
人持機扇登門乞錢適逢殷以他事遷怒形於
色連以三錢擲在機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
踐之不顧而去殷乃自拾元錢則已固結磚上

不能動矣觀者駭異道人杳然不見殷以鋤空
出磚見磚背有詩曰平生大願度三千直到如
今不得圓特特此來應有意可怜殷氏骨難仙
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可考

謝仙書柱

國史祥符中岳州玉仙觀爲天火所焚惟留一
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問何仙姑云
仙火者雷部中鬼也

江妃解珮

列仙傳江妃二女佩兩明珠大如卵遊江漢之
濱鄭交甫逢而說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
佩二女解而與之行數步二女俱不見佩亦失
之

河神欲弁

楚子爲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已曰畀予賜汝孟
諸之糜

信二十八

河神擲璧

博物志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齋千金之
璧于河上遂發洪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
右操劒擊蛟皆死旣渡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

之子羽毀之而去

江神還刀

開元中王昌齡舟行馬當山遇風命賁酒帑以祭誤投金錯刀於水中忽有赤鯉躍入舟中剖腹得刀

合浦還珠

博物志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而去珠復還

澤神見霸

齊侯出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侯歸而有疾數月治不愈有皇七者曰我能治之見王語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耳所見者澤神委蛇也霸者見之公大喜數日而愈

管子

河神縮水

後魏爾朱兆襲京邑人夢河神爲縮水瓜及兆至有行人言知水淺處導焉遂策馬涉渡直叩

宮門

史

竈神踊出

皇建書

嵩山廟神極靈異中有一竈絕不可近遠邇祀之無虛日有禪師至廟以杖擊竈三下曰竈本泥土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恁麼烹宰衆生言訖又擊三下竈乃應手破墮有一青衣褻寇踊出向師拜曰某實此廟竈神久受血祀今蒙師爲說無生法恐已得脫離此處生天矣敢不敬謝人因號師爲破竈墮云又陰子方祀竈忽見竈神現于前自此大富擬於王者

松叟訴傷

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爲皇城使錢

師愈從者釜其根脂遂流液殿直錢吉過寺夜夢松化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性者昨被錢師愈從者斫吾腠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君爲吾告寺王令補治庶不爲盲風搖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淺矣吉黎明促行遂不及告及見縣令錢錄因與言之錄乃至寺驗視與言言無異重爲培之松復鬱然

湖君如願

有商人歐明見青草湖君君問所須但乞如願君許之後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

正旦如願晚起商捷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今人
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中云令如願

歲時記

水神一怒

洞庭君謂柳毅曰寡人愛弟昔爲錢塘長勇過
人堯時洪水九年乃此人一怒也

異聞錄

共工觸山

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
斷鰲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
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不周

山名

江神掣扇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
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
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止有黃
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風愈作又
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曾直
草書扇頭上題韋應物詩曰獨怜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
舟自橫開函視之若有掣奪之者天水鏡靜遂

獲渡

詩話

龍君獻方

孫思邈京兆人談老莊步醫藥居太白山唐太宗召欲官之不受開元大旱胡僧祈雨壇於昆明池側七日水縮數尺其龍化爲老人求救于邈邈曰願得仙方則救老人曰上帝不許妄傳今無恡乃得其方自是池溢岸矣

老姥授簡

漢何比干有老姥年百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乃曰君之先有陰功今天賜

之策如簡長九寸授之曰子孫佩者富貴言訖不見

幽明錄

湖君吹笛

賈客呂筠卿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拏舟而來袖出三笛其一大如合拱次如常管又次如細筆管因請吹之老父曰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亦不可吹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爲吹之不知可終曲否吹二聲波濤沈澆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

博異記

龜使望候

漁人泊舟馬當山下見一大龜直上山頂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綵舟上有十餘人會飲妓樂甚盛久之值巨艦東下綵舟乃沒龜亦下死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龜望候不知有巨艦來故厥之白氏六帖

鼎湖墜弓

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髯拔墜

黃帝弓百姓抱弓而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

烏號

漢郊祀

龍公鑄鏡

異聞錄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李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小童衣黑衣呼爲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爲汝鑄之扃戶三日已失所在爐前獲書一紙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

獻聖聰呂輝等以五月五日移爐於楊子江心
鑄之背龍頗異後大旱祠之乃雨

河伯娶婦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爲河伯
娶婦巫嫗視小家女好而貧者聘取如嫁禮令
女坐牀席浮水中待沉豹往觀之呼女曰是女
不好煩巫入報河伯更求好者投之不報復以
三老一人投之又不報曰是皆不能白事煩廷
掾豪長一人趨之衆皆扣頭流血告免民大驚
自此不復敢言

墓女幽婚

孫氏志恠曰漢盧充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
墓充因獵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
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娶君女故相邀爾書示乃
充亡父手札崔命女妝飾於東廂相見成禮留
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嬾已有娠矣生男則當留
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
車水上乍沈浮達岸視車中崔氏與三歲兒共
載其別車卽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椀
一枚俄而不見後兒長歷任數郡

娶鬼方女

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孕三年左脅三人出右

廟神奪筆

廣德軍祠山張大帝廟郡人事之甚謹唐士羅隱名彰天下所至之處鬼神無不爲之譏諷嘗過斯廟題詩於壁曰踏遍天涯路平生不信邪方欲書後二句其手筆俄如人拽起狀聞人語曰若後二句不佳卽折爾手羅悚然續題曰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其靈異如此

羣蠅拜賀

術士相郭代公云有青蠅拜賀方及第一日坐家庭忽有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者三良久乃去

青陽記

六丁取易

唐王遠知善易一日雷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掘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遠知曰青丘元老傳授也又龍城錄云台州道士善易天官叱六丁雷電下取之得書後梁節王傳從官卞忌自

言能使六丁蓋從甲子旬丁卯爲神其神可使
致遠方物及知吉凶

青衣報赦

符堅屏人作赦文有大蠅入室聲甚厲驅之復
來俄而人皆知有赦詰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
呼街中乃蠅也

白帖

柳神彈指

互見柳

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
君用柳汁染子衣矣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未
久及第

三峯集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每考卷坐後覺有一朱衣人點
頭然後其文入格

錢神冠帔

博異志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
元寶參奉冠清圓用冠衣淺青衣自漢得理我
本生於吳得不凝滯之道問冠帔乃曰僕外服
圓而內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出門至墻下
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中唯見一古錢方知上
清童子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

五銖亦錢文也乃漢朝所鑄自是錢帛日盛官
至中書命忽失古錢遂衰

墓鬼談玄

陸雲夜迷路至一家便室宿見一美少年與談
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問昨宿處乃
王弼塚也自此談老殊進

本傳

井龍出鏡

博物志唐天寶中有陳仲躬里有井好溺人
一日有敬元穎謁曰此井有毒龍殺人昨夜已
朝太乙淘之則難免矣命匠入井獲鏡夜元穎

謝曰其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之第七者墮井
中爲毒龍所殺幸遇君子重見人間其鏡背有
二十六字科斗書曰維晉新公一年七月七日
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出
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
有日右有月龜龍虎雀各依方安焉於鼻下顯
曰夷則之鏡

佩刀生毛

漢武出淮陽到監鄉問此何名陳翼曰監鄉上
曰可欺乎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果

增修雅廣要卷四十一
有毛長寸餘

宣寧宇記

事破鬼膽

李果爲洛陽令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天寶遺事

蜂呼孔昇

龍門寺異蜂大如鵲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孔昇翁僧異而放之

增修雅廣要卷第四十一 終

增修雅廣要卷第四十二

神異門

恠狀類

鼠具衣冠

中山土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旣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卽失衣冠視之如常鼠也

犬戴巾帽

增修雅廣要卷第四十二

增修雅廣要卷四十一
有毛長寸餘

宣寧宇記

事破鬼膽

李果爲洛陽令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天寶遺事

蜂呼孔昇

龍門寺異蜂大如鵲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孔昇翁僧異而放之

增修雅廣要卷第四十一 終

增修雅廣要卷第四十二

神異門

恠狀類

鼠具衣冠

中山土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旣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卽失衣冠視之如常鼠也

犬戴巾帽

增修雅廣要卷第四十二

桂陽太守汝南常叔堅少時為從事狗如人立而行家人皆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為縣送解冠榻上犬戴而走家人驚譁復云誤觸冠冠之掛着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恠異復云兒婦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此又何恠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

癯禿黃冠

見癯中禿

渚恠畏犀

晉溫嶠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傳其下多恠

物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水族覆火見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夜夢人曰幽明自別何意相照意甚惡之

廟鬼奪扇

范質字文素後唐舉進士漢周禪代隱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時有持扇題詩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一人貌恠陋前揖曰酷吏何止大暑相公他日當究此弊遂持扇去不見後至一神肖似扇亦在公心異之仕周首定

隆拜相封魯國公

聞異錄

路鬼笑扇

不陷時有遠郡士人游太學有道人持
工傾篋施之道人受施無饜心士人與
也一日急勸士人還謂之曰貧道無以
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或有人羣
勿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笑此扇
川緩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
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
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
百十人相逐來觀羣聚指笑行甫兩日有

來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兼程而進
又行兩日而笑者漸少及更三數日不復有笑
者矣士人乃思道人之言遂將此扇棄之田中
而去行至十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
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再至原處拾
取則見扇已化爲骷髏矣

驛鬼擲書

見隱語類

廟判帶箭

至元癸巳袁州熊嶺村落間路傍有小店惟一
老婦同一子居之每夜二更餘有一虎蹲坐於

春堂之上忽一晚有軍三四人來投宿婦以虎
卻之衆軍曰我有鎗刀弓箭不怕他乃共宿一
房至中夜月明老婦曰虎來矣衆軍於牕內竊
視之果爾遂連施數箭虎帶箭而去明日衆軍
與老婦共隨血路而尋其蹤乃在一廟判官身
上投箭而擊碎之腹中尚有猪犬毛口角尚有
血存自此虎不復有矣

屏婦歌舞

楊妃外傳水晶屏上刻美女遺國忠一日國忠
獨臥屏上諸女悉下通名曰當爐人也步蓮人

也桃源人也云云凡十五人此媒孽之先見者也
未幾果敗又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悉於
床頭踏歌曰長安女人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
腸舞袖弓腰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霜云云士人
驚叱之忽上屏雜俎

洞天冥會

僧孺遇薄后潘妃王如戚妃作詩云香風引到
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天共道人間惆悵事不
知今夕是何年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麟潘
亦辭曰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

令王昭君夕焉周秦行記月地雲階漫一樽玉
奴終不負東昏坡云奴當作兒

猪食寄書

僧卞聰遊五臺有僧以書寄東京勃至京不見
其人一日見小兒逐大猪名勃賀云此猪能令
羣猪不亂逸愛食薄荷故名以書投猪食之人
立而化

洞微志

花月言笑

六帖武三思有妓名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
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開蘭馨芬馥附耳而聽

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
正人不敢見也

伐木照恠

燕昭王墓前班狸化爲書生見張華論文旣退
華使人防之不得出雷煥曰千年老精惟千年
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千年華表矣乃伐
照之果班狸也

瘡畏貝母

有人疇上生瘡如人面以酒飲之則赤食物與
之張口歷試諸藥至貝母則面聚口閉因决口

灌之而愈

烏將軍娶

郭元振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夫道間一
日妾鄉有烏將軍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未久
將軍入公取佩刀斷其腕天明視其手乃猪蹄
也尋血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

鼠畏白老

建州刺史家月夜見七八白衣語曰白老將至
柰何白衣者鼠也白老者其家猫名也

萬鼠嚙猫

唐餘錄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猫所嚙數
百鼠反嚙猫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殺之

五行志

漸耳制鬼

元日俗於門上畫虎頭書漸耳謂陰司鬼名可

息瘡疾

酉陽

裴漸善洞視鬼物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至鬼

無過漸耳

宣室志

赤郭啖鬼

南方有人長七寸朱衣縞帶赤蛇遶項惟食惡
鬼朝吞三千暮吞八百名曰赤郭

神異經

神荼糾鬼

東海度朔山有桃樹根盤八百里東北曰鬼門
有二神名神荼鬱壘能執百鬼黃帝法之立桃
板於門塗二神形以禦百鬼

山海經

鍾馗啗鬼

明皇疴疾作晝夢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
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
物如戲耗者卽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
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鞞朝靴
徑捉小鬼先剗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爾何

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夢覺疴疾頓
瘳

鬼母食鬼

南山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

述異記

鬼笑營利

劉伯龍家貧甚在家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
旁撫掌大笑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笑耳
仕南朝宋爲武陵太守

南史

鬼不噉蟹

甲子續集卷四十一

七

筆談關中無蟹秦人收得一乾蟹土人恠其形狀以爲侘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懸門戶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矣

鬼患腰膂

宋徐秋夫善醫夜有鬼言生患腰痛爲鬼猶痛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爲針三處灸四處明日來謝恩忽不見

妖物類

桑穀生朝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

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關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

野雉升鼎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號爲高宗

野雉在庫

晉武庫中有野雉莫知所致張華曰雉側必有

蛇蛻焉蓋蛇化雉也

猪肝中讖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烟樹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野狐升座

宋徽宗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金使李孝和來

青蛇見座

靈帝二年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光祿勳揚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

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之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龍虺化龜 見虺化龜

雌雞化雄

雄雞生角

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之効也

靈帝時南宮守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蔡
邕謂下將有事而未成之象果有黃巾賊叛而
未成

雛雞四足

北魏主時崔光曰雞足多翼多其下扇動之象
後果茹皓等伏誅

猫鼠同乳

代宗時藩鎮跋扈帝乃因循柔愿姑息從之節
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以爲端

鳥鼠同穴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注雍之山名也孔氏曰
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鼠在內鳥在外在今
隴西首陽山亦猶蛇以雉爲匹獺以猿爲配類
固有非其偶而偶者爾雅曰其鳥爲鶻音突其鼠
爲鼯音突

野彘入厠

賈妃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鄧都往救之鄧都曰
亡一妃復一妃進天下所少寧妃等耶

內外蛇鬪

左傳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是

年鄭厲公入叔鄭子申繻曰妖由人興人無覺
欣音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也

跋

是役也

先君未畢之志不肖特繼以成之者也先
君為貴介子鮮麗絕非所嗜故耳不熟聞
呼盧博賽之聲目不習見偃儻歌狎之輩
淨几明窓焚香趺坐是其雅好云或遇山
人野士老衲釣徒與上下今古品隲圖史
未嘗倦興至則掀髯長嘯灑酒賦歌一寄
吾性靈止耳厥後公車弗售益堅仕不以

浮沉出處介繫朝來無事關心惟翻書展
軸相對欣賞大約性之所近自不覺疊々
之若此也茲籍為埤雅之廣要淵源奧始
名公已序且詳第其歲自
曾大父峯溪傳

簡肅公以至先君玆襲綿遠不無湮逸
先君子暇質隱君方并相與整輯之續亡
考誤多所搜括心力亦既殫矣柰何未及
梓竟齋志歿耶予小子懷念良久力薄蹉

跲至今有同志者曰成功弗毀矧先蹟乎
斯得勉力竣事協贊之益豈鮮也噫得父
一絕不肖愧之良弓良冶曷敢棄焉
萬曆庚戌菊月鵠湖孫弘範謹跋并書

